歷史與空間

謁春申君陵

■文：馬承鈞

眾所周知，上海簡稱滬，又名申城，上海的母親河黃浦江曾名黃歇浦、申江，黃浦江江闊水深，可通行三千噸至一萬噸級船舶，屬一級航道，上海市主要生活及工業用水均靠這條母親河。上海最繁華城區是黃浦區，市內有春申路、歇浦路，閔行區有個地方叫黃渡……說起來，這些名字都是為了紀念2300多年前的河南人——春申君黃歇，黃歇因此被尊為「上海城市之父」。

黃歇（前314－前238年），戰國時代楚國屬地黃國（今河南省潢川縣）人。著名政治家，「戰國四君子」之一。他博學多才、愛國親民，出任楚國丞相25年，政績顯赫，他輔佐兩代楚王，廣招天下賢能，對維護當時楚國和天下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受世人愛戴。

黃歇的封地在「吳地」，即今天上海、蘇州一帶。他在封地「施仁政，重農桑」，開疆拓土功績昭著，是他開啟了真正意義的農耕文明和航運文明。十年間，他興修水利、治理申江（黃浦江）、抑制水患、改造糧田，甚至親自沿黃浦江步行察其源頭，帶領百姓疏浚治理，使之瀉入東海。上海市松江區新橋鎮的春申村，相傳是黃歇當年開浚浦江的「指揮部」。他為長江三角洲早期開發，及使之成為經濟發達、文風昌盛的魚米之鄉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也奠定了上海發展的基石，歷代廣受敬慕。 2002年9月，在上海申辦世博會成功慶祝晚會上，藝術家登台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

新春時節，筆者與潢川籍書畫家徐志明同赴潢川，為的是拜訪黃歇陵園。潢川地處淮河之南、大別山北麓，豫、鄂、皖三省交匯處。春申君黃歇陵園位於潢川縣黃國故城文化區，佔地30畝，設計大氣，整個院落莊重肅穆，卻不豪華，非常符合春申君在中國歷史上的崇高地位，陵園依次有華表、牌坊、碑林和春申君塑像等，幽靜中凸顯一派古色古香。遊人不多，我們漫步前行，在一尊碩大的黃歇漢白玉像前，筆者陷入深深的思古之情……

作為戰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春申君黃歇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並稱「戰國四公子」，他博聞善辯，治國有方，政績顯赫，歷代學者史家對黃歇均有高度評價。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賈誼說：「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唐代詩人張繼詩云：「春申祠宇空山裡，古柏陰陰石泉水。日暮江南無主人，彌令過客思公子。蕭條寒景傍山村，寂寞誰知楚相尊。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慚不敢言。」元代著名「學者型官員」許衡更謂：「戰國之四君，其可稱者，唯一春申耳。至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子，乃尸位素餐者也。」大史學家司馬遷亦飽含濃情為黃歇樹碑立傳……這些都被鐫刻於陵園的碑林裡，讀來令人肅然起敬。

作為中華黃姓先祖，黃歇的豐功偉績一直為海內外千百萬黃氏子孫津津樂道。2012年8月，台灣黃氏宗親聯合總會會長黃永雄率團到潢川尋根謁祖，黃先生參觀黃國文化陳列館、拜謁春申君黃歇陵園後動情地說：「春申君是全球黃裔子孫的光榮與驕傲，飲水要思源，葉落要歸根。兩岸黃氏宗親同根同源同祖，要永遠傳承黃歇的愛國精神！」

在陵園一角，筆者邂逅一對操滬上口音的情侶，一談方知他倆均為上海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男的道：「上海曾是春申君領地，是他開創了源遠流長的『海派文化』，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上海已是享譽世界的國際大都市，作為申城市民，我們對黃歇的功績念念不忘……」女的坦陳，春申君給上海留下厚重的歷史遺存和不可磨滅的烙印， 她正在以黃歇的歷史地位為主題撰寫一部書稿，此番來潢川正是欲多儲備些第一手資料。

徐志明對黃歇素有研究，他說，春申君封吳後，不僅為上海作出巨大貢獻，治理江蘇也功不可沒，江陰的申港、黃田港等，都因黃歇而得名。至今浦江兩岸農村還流傳一首兒歌：「唧唧唧，唧唧唧，爺娘去開黃浦江，爾後再開春申塘，領頭的大爺春申君，住在你村黃泥浜……」黃歇還為吳越帶去先進的冶鐵技術和紡織工藝，為中國資本主義最早在蘇杭一帶萌芽奠定了基礎。「蘇州人今天仍在紀念他咧——蘇州市內王洗馬巷有一座建於明代的春申君廟，內有大殿、戲台、二殿、廂房、道舍等古建築，佔地萬餘平方米，是江蘇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吶！」

陵園展廳裡有許多文物和圖片，觀看得知：2011年，年逾百歲的世界著名愛國僑領、香港實業家黃石華博士曾親臨潢川為春申君黃歇陵園落成揭幕，黃老先生在慶典上激動地說：「春申君黃歇對國家、對社會、對上海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希望潢川與上海加強交流與合作……春申文化也是客家文化重要組成部分，興建春申陵園的宗旨就是為海內外客家人搭建一個傳承春申文化的平台！」徐志明披露，當年正是黃石華博士倡導興建春申陵園項目，並帶頭慷慨解囊，黃老為弘揚春申文化作出了傑出貢獻！

春申君為中華文明建立了豐功偉業，其結局卻十分悲慘。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逝，76歲的春申君前去奔喪，竟慘遭奸人李園僱兇暗殺並斬首示眾，全家也遭滿門誅殺，一代忠良何其不幸矣！司馬遷嘆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黃歇身後事有多種版本。徐志明說，1930年吉鴻昌將軍率部駐紮潢川，曾在專署後院春申君墓旁立碑，上刻「春申君故居即在此。黃歇被殺後，其門客將其遺骸偷葬於故宅內」。歲月滄桑，如今此碑僅存「屍葬於宅後」碎片，潢川縣隆古鄉隆古村的黃歇墓可能是其衣冠塚。一說黃歇死後葬於其封地吳圩，《江陰縣志》載「春申君墓在江陰縣北門外」，至今尚存墓廬，且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說黃歇歸葬於武漢江夏縣黃鶴鄉仁義村，族譜雲墓前有石人、石馬、石獅及黃歇遺詩石刻云云。另一說黃歇葬於安徽淮南市謝家集李郢孜鎮。湖南族譜則說黃歇葬在古黔中郡開元寺（今湖南常德）……我想，各地傳說的春申君墓，估計是黃歇後人為紀念顯祖各自設立的義塚吧。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歷史上，大凡為社會進步和民生福祉作出貢獻的功臣，歷史就銘記他，後人必緬懷他，春申君正是這樣一位值得萬世傳頌的人傑。走出黃歇陵園，一首小詩湧出心頭：

潢川元月草木新，
濃情追思春申君。
陵園穆穆功勳在，
英傑美名遐邇聞！

■黃歇陵園一景。 作者提供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棒子與院子

湖北女詩人余秀華最近非常「火」，很多媒體都追訪她，然而，她接受《南方都市報》訪談時說：「反正只是一陣風，颳過去就走了，不用多久，我就會回歸到以前的狀態」；她又說：「真正理解我的人、懂我詩的人，全世界可能只有一、兩個」；她也覺得《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一詩寫得並不好，「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火起來」，詩中的「你」可以是所有人，也可以是某一個人。

她也許沒有讀過夏宇，但她的《匪》倒有幾分夏宇風，或者說，那約略就是一個湖北農婦的夏宇式詭辯術：「他的刀架在我脖子上了，而我依舊在一個繭裡/ 做夢/ ——八萬里河山陽光湧動。/ 我的嫁妝，那些銀器粼光斑斕」；「交出來！/ 他低吼。我確信有一盞燈把我渡到此刻/ 他的眼神擊穿了我/ 不管一擊而斃還是凌遲，我不想還擊」；「能拿走的，我都願意給/ 在這樣風高月黑的夜裡，只有抵擋今生/ 只有抵擋今生/ 才不負他為匪一劫」。

說此詩有幾分夏宇風，不僅僅是因為夏宇有詩叫做《歹徒甲》、《歹徒乙》、《歹徒丙》、《歹徒丁》，而是因為兩人詩中都「匪我」不分，因而有好歹不分的詭異之愛。

她有一首詩叫《溺水的狼》，「溺水」乃指「喝酒」，「狼」則指「一個深夜獨坐的女人」：「一匹狼在我的體內溺水，而水/ 也在我的體內溺水/ 你如何相信一個深夜獨坐的女人，相信依然/ 從她的身體裡取出明艷的部分/ 我只是把流言，諍言都摁緊在胸腔/ 和你說說西風吹動的事物/ 最後我會被你的目光蠱惑/ 掏出我淺顯的一部分作為禮物/ 我只是不再救贖一隻溺水的狼/ 讓牠在我的身體裡抓出長長的血痕」；到了最後兩句才道出原委：「你說，我喝酒的姿勢/ 多麼危險」。

《一院子的玉米棒子多麼性感》是另一首被「瘋傳」的詩：「它的黃，僅僅是一種顏色？/ 此刻，我的敘述中斷，在一院子的玉米中間走失/ 我是它們其中任何一個都矯情/ 我是它們中間任何一個都居心不良/ 它們橫七豎八，漫不經心/ 好吧，這樣的高傲前我願意低頭」，「黃」是玉米的顏色，也是「多麼性感」的「棒子」的顏色，此詩被「瘋傳」，也是因為很「黃」。

余秀華將「玉米棒子」「粗魯地想成男人的生殖器官」：「我把它們踢飛起來，或者把它們踩扁/ 沒有誰阻擋我成為一個女王/ 我善良地時候，也會爆米花/ 讓它們如花地觀摩/ ——愛情或者，寂寞」；「其實今年雨水少，玉米長了蟲，發了霉/ 我確定那些蟲都是女性/ 所以我掐死它們毫無憐憫/ 被蟲蛀過的玉米棒子被我扔在一邊/ ——被惡俗偷過心的人/ 怎麼配進我的小院」，那麼，相對於「玉米棒子」，「雨水少」、「我的小院」顯然也是一語雙關。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詩畫人生（四十五）

世人緣何拜石兄
不言不語冷冰冰
許是世情比石冷
寧向石兄訴心聲

癸巳秋日
素仲並書

宋代名家米芾有拜石的風雅事，一直流傳至今。

佛家釋弘贊山居詩：「石頭何意硬成佛。」石頭從來沒有想過被人稱為石兄，又沒有想過修煉成佛受人膜拜。

詩意偶拾

■文：張鵬宇

生如綠色曼陀羅

生命，一次又一次彈出聲
輕狂不知疲倦 ——題記

一

我聽見樂聲，來自你的唇和心間
以寂寞的齒凍結空曠的靈魂
不斷地重複決絕，又重複福祉
終有小舟搖曳在孤海
我相信自己
生來如同地獄的綠色曼陀羅
生生不息，妖嬈清麗
承受心跳的負荷和呼吸的累贅
永不停歇

二

我聽見月光，來自門前的槐花樹
輔極端的誘餌捕獲縹緲的唯美
時盈時虧，激烈又落魄
又總有意念灑落世間
我相信自己
死時如靜美的蝴蝶
遵守梁祝盟約，姿態如夢幻
即便遁入萬底黑暗也保有不渝的愛情
泣之又泣

三

我聽見愛情，我相信愛情
愛情是一潭襲人的薰衣草
如同一片濃密的樹林
穿過貧瘠的土壤
堅守歲月的承諾

四

我相信一切皆能被聽見、感知
甚至與你相遇，預見末日
而有些瞬間無法掌控
任憑世間流逝，歸入銀河
請看我手中的花棒，一路走來一路盛開
不慎遺落些許，又被雨雪風霜撿起

五

般若枝頭秋蟬，一聲一聲
生如綠色曼陀羅，死如鳳蝶
還在乎曾經擁有什麼收起

生活點滴

■文：翁秀美

落 葉

■落葉動靜皆美。 網上圖片

閒步時，喜歡抬頭看天空，然天空多半被頭頂的綠葉佔去一半，當認真注視這些不被人注意的小東西，不得不佩服自然生命的神奇，葉在莖上的排列順序，安排得那麼巧妙，一片葉在一處，相距適當、均勻，互生的、對生的、一簇簇的，俏生生地立着。數不清，一棵樹上有多少片葉；也辨不清，眾多樹葉的厚薄、大小、形狀、顏色讓一棵樹怎樣的與眾不同。柳葉如眉，梧葉如掌。樟樹葉有香氣，茶樹葉有清氣。不同的葉各具姿態，各秉性情，每一片葉都是天造地設獨一無二的天然佳品。

風起時，葉們輕微的擺動，葉邊相觸，低言細語。修長的巴西鳶尾蘭，葉片搖曳，如舞台上長長的水袖翻飛；大王椰細長的葉子像剪刀一開一合，又像長髮柔軟地散開，好看至極。但若風大，葉便沒這般風雅了。風搖撼着樹，葉在枝頭，隨風翻滾，與風抗衡，抗不過的，落了。雨後的樹，垂首地上大片新鮮的綠葉，甚至整個折斷的枝條，默默無語，黯然神傷：青翠的顏色，還未到落的時候。人行道上，清潔工人開始清掃，葉緊貼濕地，不肯走，掃帚更大力地催促，竹製的掃帚絲一下下拉扯著，葉被折捲起來，瑟縮着堆在一起，然後被裝進黑色大塑料袋，不知接下來要運到哪裡，相比之下，掉進灌木叢或樹底下的落葉倒幸運得多。即使無風無雨，樹上的葉，也無時不落。走在樹下，有葉悄悄地拍拍肩膀，碰碰頭髮，溜到地上，彎腰拾起，仰頭望，一樹綠蔭，風裡無數葉片，對落葉微微頷首，是挽留，還是告別？

一直覺得，世間萬物，觀之皆可愛，又與人相親。葉生，葉落，綠時，枯時，遵循自然規律，且都有不一樣的美麗與價值。蒲松齡筆下的仙子翩翩，以溪水為酒，將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葉又可為餅，剪作雞魚形狀煮熟可食，深秋時，收集落葉，積蓄食物。這樣一種和諧共處的美好，實在令人嚮往。

台大教授齊邦媛在《巨河流》裡，提到大學時去老師朱光潛家喝茶，朱老師的小院子裡積了厚厚的落葉，走上去颯颯地響，有同學拿起掃帚說，「我幫老師掃枯葉。」朱老師立刻阻止，「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這麼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來，風捲起的聲音。這個記憶，比讀許多秋天境界的詩更為生動、深刻。」殘荷可聽雨聲，落葉好聽秋聲，有心人，怎能錯過大自然這絕美的天籟之音？

落葉動靜皆美。湖邊一排粗壯茂盛的小葉榕，葉片小巧，落時優美漂亮，風推一推，飛得更遠，有時成陣地落下，彷彿《鏡花緣》裡的百位花仙謫降凡塵，靜靜地泊於水面，點點金黃翠綠，美極了。大葉榕的葉子是垂直掉下，「啪嗒」一聲，鏗鏘有力。曾撿回一枚大葉榕的落葉，牛皮紙一般地厚，葉面完整，脈絡清晰，色彩青綠相間，又有深深的暗紅色，與青綠相滲透，整張葉子如一幅油畫，看久了，那色彩愈加深遠厚重，似乎藏着一片森林。第二天，葉尖轉為枯色，漸漸蠶食了青綠暗紅，第三、四天，枯色面加大，葉兩邊向中間捲起，脈絡處變脆，葉柄變軟，卻有一種聖潔寧靜的美漫然而起。

葉，生一春，長一夏，秋時終要落，終要枯，終要有離別。樹底下，無數的枯色散落着，堆疊着，更多的葉不斷落下來，聚在樹的周圍，回歸大地。當葉落盡，樹上枝條裸露，遮不了風，擋不了雨，仍然溫柔地撐開，守護樹下枯去的生命；冬天來臨，樹也不會孤單寂寞，鬆軟輕盈的落葉覆於樹根，溫暖如被，貼心貼肺的好，而那些捲曲殘損的枯黃灰白，在樹的眼裡，也始終有最動人的姿態、最明亮的色彩。

浮城誌

■文：星 池

逞 強

挨近中午，顧客們正在銀行內繞圈排隊，氣氛侷促。較前位置的銀鬚壯漢自嘆謂，不知還要等候多久，而剛來的婆婆，老態龍鍾，考慮半刻，決定轉身離去，並喃喃自語，明早才再來，因她憶起銀行在上午十一時前，會設社區關懷櫃位，開放予長者及有需要的人士使用。

埋在人龍之中的我，總覺得近來少了櫃位服務顧客，輪候時間比往昔長，一段時間才可踏前兩步。因染上感冒，出門前曾吃藥，身體顯得略為虛弱，卻要堅持來到銀行，望能如期辦妥該做的事情。人愈大，愈體會得到，患病難免會令他人操心，所以不願討任何關心。縱然不適，有點乏力，仍要逞強。

終於，處理完畢，走出銀行，以稍為虛弱的步伐橫過人如潮湧的商場。忽然，憶起意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的短篇故事集《在你說「喂」之前》，內有一小故事〈百無一用〉，以一名不會繫緊鞋帶的男子，指出人類已不能獨自生活，須互補盈虧，「你不會繫鞋帶，另外一個不會刨木頭，有人不會播種」，倘若洪水氾濫，要建挪亞方舟，神也無法覓得能延續人類的倖存者了。拐彎，商場依舊水洩不通。感到人與人相處，彼此依靠，實屬無可厚非，但勿把一切變得理所當然，在能力範圍內也當盡力做事。

乘搭巴士回家，幸而頗多空座椅，可稍作休息。眼前是紫色枕套的關愛座位，印上「你也可以讓座」的字句，假如車廂擁擠，有能力者該把座位留予有需要的人士。身體健壯而讓座，確是一種福氣。凝視窗外景物後移，忽地胡思亂想起來，何以會出現病毒，是如神話故事，要以瘟疫疾病來警醒世人。或許，誰也無法預料人類的繁衍，且與動物稠密地生活，讓病毒急速擴散及變種。不過，在人們埋怨疾病帶來痛苦之時，又何故要親手創造電腦病毒。瞎想至此，該下車了，疲弱地踏步回家，卻裝作行走如常。

靜待痊癒，會變得更健壯，因曾經歷，能更明白何謂軟弱。此刻，在真正需要依賴別人之前，只想逞強。